

金魚

小海以前不是那樣的，老實說，我並記不得當時的小海是怎麼樣的。你有沒有經歷過某種時期，因為太快樂了，於是不記得當時發生的事情細節。一直以來都是如此，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都快樂過頭了，根本沒有仔細想過那時候的她是怎麼樣的，我們又是怎麼樣的。

但我們熟絡起來的那天，我始終印象清晰。高二下某個格外清爽的禮拜三，放學時間，我正要去補習，經過學校旁的公園，她就坐在長椅上，不斷往旁邊的破紙箱看，好像被裡面的什麼吸住了目光。

「小海！」我向她揮手，她抬頭，便興奮地連忙招手要我過去。

我湊過去，原來破爛的紙箱裡一個髒髒的魚缸——一隻緋紅的金魚安靜地游泳。「你不覺得這是天註定嗎？」

「蛤？」

「就是我們應該養這隻魚啊！」小海突然用充滿星星的水汪汪大眼看我，害我差點斷了理智線，「欸，什麼時候變成『我們』了？」

當時的我還不曉得，差不多就從我說出這句話開始，變成「我們」。

接下來的故事，顯然地，就是兩個高中生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瘋狂大笑，盤算著如何把這個小傢伙養大，其中綁馬尾的那個翹了補習班的課，另一個短頭髮的和媽媽說她去補習班試聽才這麼晚回家。

那天可能接近農曆十五，在路燈的照射下，魚缸竟也鋪滿銀色珍珠。於是那天晚上，天空出現兩顆月亮，準確來說，我看見了三顆月亮——小海清秀的側臉，輕易地被星空襯托出來，在那樣不修邊幅的年紀，她卻像一顆完好的發光體，脫俗地閃爍。在我的記憶深處，我們真的到了月球表面，是一起捧著那顆小月亮，邊喘氣邊跑上去的。

只是當時中二的我，過度著迷飽滿的月亮，忘記她也佈滿坑洞。不過當時她把我看作什麼了呢，時至今日，這個問題依然時不時冒出來，如魚垂死時吐的泡泡，很偶爾、很偶爾才從魚缸底部冒出來。

起初我們想要輪流照顧金魚，對於十七歲的我們來說，這樣才是「一起養」，但魚畢竟和小狗小貓小老鼠不一樣，需要水才能活的天性讓我們傷透腦筋。太頻繁搬移魚缸的話，肯定會出事。我開玩笑地和小海說。也是。小海也笑著點點頭。於是最後我們決定養在學校，這實在是很冒險的選擇，可能晚上就被路過的野貓

吃掉也說不定。

一座女校上了年紀，難免有點骨質疏鬆，每次趕著上體育課，整班學生並跳並跑地衝下樓，階梯總是發出嘎即嘎即的哀號。不過老學校還是有好處的——三又二分之一樓，這是我和小海偷偷為秘密基地取的名字。學校的舊教學大樓只有三層，再往上爬就是頂樓了，但也許是基於安全的理由，頂樓一直都被大鎖緊緊捆住，而夾在兩層樓梯中間的一方小平台，便成為隱匿小奸小惡的絕佳地點。

「楊子青，這樣真的不會被發現嗎？」

「安啦，這邊灰塵多到都會氣喘了，才沒有老師會上來這邊。咳！」句子尾巴才剛落下，揚起的灰塵就讓我咳了起來。

「哎呦，你看看你，就不要我們比老師先咳死。」小海邊笑邊輕拍我的背。小海笑起來的時候，臉總是變得很小，因為她會習慣性地皺起眉頭或鼻子，像某種可愛動物縮成一團在笑。你笑起來怎麼那麼好看。每次我這麼說，小海總是對我比中指或是用一種欠扁的語氣回敬，你也是啊呵呵。

本質就是美好的。我記得她說這句話時臉頰曬得發紅，比金魚翅膀還要更金，彷彿一顆撒了金粉的透光蘋果。體育課放學後，我和她躺在操場上，明明剛跑完步，在一大片粉紫色天空底下，我卻覺得終於能大口呼吸，彷彿仰頭的瞬間才終於喘得過氣，像不再需要魚缸的金魚，在炎熱的空氣裡也能擺動雙鰭，甚至能夠丟掉腮，用嘴巴換氣，吸—吐—吸—吐—，彷彿其他時候的呼吸都稱不上呼吸了。

「如果，有一天我變成魚怎麼辦？」我常常管不住嘴巴，於是各種假設性問題從嘴巴自動冒出來，浮於廣大的天空，而往往，只有小海試圖抓住那些雲朵，或設法為我撈起一些泡泡。

「拜託，你是想當美人魚吧！」小海笑著笑著突然坐了起來，邊喝水邊咕嚕咕嚕地說，「你不想當魚，怎麼會變成魚。」我仰頭看著被透明水壺擋去半邊臉的小海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她說話的樣子彷彿她已經是一隻魚。

夏天還沒到來，假日的游泳池搶先擠滿了人、游泳圈和爆米花。我們想不透為什麼游泳池旁邊要賣爆米花，但我們還是買了一大袋，躺進紅白相間的躺椅，假裝自己也是那些照看小孩戲水的父母，享受小孩的尖叫聲與乾烈的日光。

雖然小海的名字有個「海」字，但她卻不怎麼喜歡水，游泳課總是坐在水池邊安靜地翻書。

妳要游嗎？我還是忍不住問了。像這種時候我就不敢直視小海，並不是怕她

拒絕或是生氣，是擔心我的問題會讓原本比海更寧靜的她，露出突然被推入淺水區的表情。

那天她突然沉默下來，世界像被按了靜音，孩子嬉鬧與水花濺起的聲音迅速往下墜落，天空被烏雲壟罩，太陽傘冷冷地站在遠處，如矗立不動的紅鶴那樣隔岸觀火，彷彿全世界都在等她，等她開口。我的內心深處隱約也被牽制了，好像這是需要用上整個世界的力氣才能作的決定一般，我靜靜地沒有出聲。

「撲通！」還來不及確認聲音是來自小海抑或是我的心臟，一隻美麗的金魚游進我的眼睛，她的尾巴與鰭在全新的空氣裡舞動，彷彿那種美麗本該如此，彷彿這樣的水性是天生。

小海在泳池裡興奮地朝我招手，如同一切開始的那天——她發現金魚的那天一樣興奮，這次她的側臉在太陽底下閃爍，正午的日光與高溫強烈得幾乎模糊我的視線，泳池、爆米花、小海，綠洲般美好地漂進十七歲乾燥的妄想。即便一切虛幻如夢，我依然直覺地跑向她。

游泳池和天空都藍得過頭了，顏色漂亮到像是騙局，我不覺得我被騙了，至少，汗水和雨水都是真的，在水裡偷偷睜開眼睛的小海也是，只是一切就像泳池的水，在數不清的開花的日子裡流動，在小海的房間和魚缸裡流動，即使最後蒸發了也無從問起，只留下淡淡的氯水味，在鼻腔裡發刺。

突如其來的大雨淋濕了孩子的玩心，認分地被大人們拎回家，於是整個泳池如魚缸般漸漸安靜下來。午後雷陣雨與氯水混在一起，彷彿命運般的場景，瞬間，我們眼裡只剩下金魚。

我不想上岸。我也是。話語順著濕透而垂下的髮絲滑落，輕輕地溜過下巴、頸、手臂、腰，然後是鱗，如羽毛一般的鱗，像清晨的李子，柔軟且細緻的片片鎧甲從水中央脫落。

我們來比賽憋氣。好啊。那你閉上眼睛。

被陽光曬過的水是熱的，接著是紅的，我感覺有什麼炙熱的嵌進身體，鱗片般狠狠地刮著每寸肌膚，拚命咬著像是不肯放過什麼似的。我也能被刮出鱗片吧。就在我如此肯定時，我發現那是鰭，一片白裡透紅的金魚腹鰭，牠溫柔地游過我們的頭頂，那個燠熱的三月下午，我們彷彿沉進荒涼的海底，而金魚成了鯨魚，遼闊如此，彷彿一輩子最好就是那樣美麗的藍色。

我發現小海在水裡偷偷睜眼，因為我也忍不住看她，我們相視而笑，和登陸月球一樣，我想海底也是我們一起去的，月球上孤單地只有我們，海底卻喧嘩地

只剩下我們。我暗自希望要把一切美好寄予那隻金魚，但我不敢確定牠是否明白，牠對我和彼岸的姑娘來說，就是唯一，就是全部。

我以為那就是全部了。

請讓我們也變成金魚吧。我忍不住向美麗的金魚吐出願望。

突然間只剩下我愣在吸飽雨水的泳池裡，池底的格線將我拉回黏膩悶熱的現實，小海不見了，我慌張地喊她，「小海！妳在哪！小海！」瘋了似地四處搜尋她的身影，沒有，我急忙要爬上岸找她，突然一個冰涼的拉力將我往後拉——

小海一把抱住我，「楊子青！我在這啦！」她笑嘻嘻地說。後來她又說了什麼我記不得了，只感覺她冰冷的身體緊緊貼上我鼓譟的肌膚，像是十二月與六月一起被錯置在三月一樣衝突。

是啊，現在也是三月呢。三月是春暖花開的時節，是一切重生的時點，然而我卻在不涼不熱的洗澡水裡，想像氯水的味道。

我們的話題始終圍繞在金魚身上，不及於我，不及於她，當然也不及於我們。也許這是某種默契，類似士兵作戰時的暗號，他們有著戰勝敵軍的共同目標，我猜我們其實也想戰勝什麼，只可惜手無寸鐵，還抱著易碎的魚缸。

「我想把金魚帶回家，」約莫快要進入夏天的時候，小海獨自走入冬天，「我想試著自己養養看。」她勉強地擠出這些句子。

小海整個人像是失去了顏色，像逐漸變透明一樣地消瘦。我發現她不常笑了，最近我很少看到她，彷彿趁著某個我來不及回頭的時候偷偷溜走了一樣，我卻也無從找她，隨著溫度與書本越堆越高，好像不常見面也不需要有什麼理由。

我和小海一起把魚缸搬回她家。你要進來嗎。恍惚間我又彷彿聽見小海的笑聲，我將魚缸輕輕放在書桌上。小海倒了兩杯冰紅茶，從廚房沿著窄窄的長廊，嘎即嘎即地走回房間，生鏽的電風扇吹起溫熱的風，木質調的空氣默默被擾動，好像有些時間回來了，我固執地以為她回來了。

我伸手想接過紅茶，還沒遞過來，小海卻突然鬆開了手，玻璃杯劃地碎在地上，紅茶傾瀉而出，在木頭地板上泛起暗紅色的圈。

瞬間空氣又陌生起來，老電風扇被碎玻璃打到後好像故障了，逕往小海愣住

的側臉吹。我也愣住了，直到看見紅色液體也從小海的指尖流出，「還好嗎？會不會痛？」小海沒有回應，我趕緊從口袋抓出白色繡花手帕替她包紮，但血卻不斷湧出，我拚命地想止血以至於沒有發現好幾顆斗大的珍珠從我的臉頰滑落。

紅色的水、透明的水、鹹鹹的水全混在地上，水夠多了，溫度夠熱了，卻不是大海，僅僅只是雨後滯留的泥濘。全碎在地上了，楊子青、小海、泳池、魚缸通通碎在十七歲的黑眼珠裡。

我們費勁地從水底爬起來以後，小海像失去力氣一般，又蒼白地跌了下去，我反射性地拉住她，然而魚缸卻被小海撞到，從書桌上直直墜落。

瞬間，紅色以過度鮮豔的姿態從破裂的魚缸縫隙滲出，準確來說，是逐漸膨脹，以超越時間的速度，金魚如氣球般腫脹，直至透明的背鰭頂住天花板，我才猛地反應過來，卻瞥見那凸起的巨大眼睛正逼視著縮在房間角落的小海，像要逼問她什麼，又來了，那個即使被全宇宙逼著也無法啟齒的決定。

夕陽像被偷走似地快速隱沒，房間倏地暗了下來，一股巨大的悲哀壟罩在房間之上，狠狠地壓進金魚的頭頂與我的胸腔。

金魚彷彿看穿了小海的心思，好像她是殺死自己的罪人一樣瞪著小海，還大力地拍動翅膀，翩翩灑落枯黃的金粉像極了某種深沉的嘲諷與威脅。

我被眼前的景象嚇得動彈不得，但心底深處卻有什麼更加無法承受的要湧出。小海，小海，金魚，小海，金魚，小海，腦袋像被海水灌了千百遍，終於，氯水般刺鼻的記憶壓垮我，壓垮始終嚮往金魚的楊子青，我徒手抓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看向早已失去面容的小海。

我在小海空洞的眼睛裡看見自己，我舉起的魚缸碎片在她朦朧的瞳孔裡閃爍，最後從裡面流出星星，伴著恐懼萎縮成河。

「嗚！」我將碎片刺進金魚身體的瞬間，我聽見楊子青的嚎啕，隨之而來一陣劇烈的疼痛，從我越跳越慢的心臟延伸至我突起的皮膚表面——在鱗片閃動的強光下，我看見金魚在遠處向我揮手後，美麗地游走……

後來金魚還是死了，雖然小海說在我中暑昏倒以後，她嘗試從碎掉的魚缸裡撈起金魚，再將牠放回水裡，但金魚卻一動也不動了。

我試著提起關於金魚膨脹到差點壓死她的事，她卻一臉荒謬地看著我，甚至懷疑我是因為中暑而產生了幻覺。怎麼可能不是真的，我卻沒有反駁，也許我心底知道死了就是死了，再爭辯或哀悼也沒有意義，甚至我不曉得該向金魚哀悼，

還是向那個三月哀悼，於是我假裝接受自己的記憶出了問題，答應和小海一起埋葬金魚。

一連幾天都下著大雨，我和小海撐著傘走去當初發現金魚的公園，我們打算在那裡埋葬牠。

從聽到金魚死去的消息至今，我並沒有特別哀傷，但當我看見小海將捧著金魚的手伸進雨裡，當視線裡只剩下用白色繡花手帕包裹的金魚時，我的心裡突然起了大浪，足以致死的大浪猛然翻滾起來，好像更深處的地方有更該哀悼的事情，我被迫地湧出眼淚，不論我如何努力吞下那些紅白相間的浪，卻有更刺鼻的浪從身體裡翻湧出來，混著雨水，打在濕透的小土堆上。

「對不起。」小海突然開口。我始終不知道小海究竟是向誰道歉，也許我也不真的想知道，只是一瞬間腦海裡又快速閃過一條被切碎的金魚，像消失前的夕陽，就連生氣也被切得很碎。

「都是因為我……」她低頭看向已經被掩埋的金魚，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只是不小心撞到了，不是你的錯。」我又心疼起小海，輕拍她的背試著安慰她，「沒事、沒事了。」但突然間我的手被生硬的觸感嚇到而縮了回去，隔著白襯衫，我確實看見一片透明的扇狀物正在凸起，「你的背！」小海卻無動於衷，彷彿早就知道一切，她看向我，卻好像是最後一次看我一樣過度用力。

「楊子青，」小海突然緊緊抓住我的手，但她的手卻逐漸剝落，像蛇在冬眠前最後一次蛻皮，片片皮膚和雨滴一起落下，瞬間她的手佈滿鱗片，「是我殺了牠。」她吐出這個句子像吐出泡泡一樣輕，我卻被眼前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象嚇得說不出話，彷彿心臟被重重揍了好幾拳。

「你……是怎麼殺的？」如同方才自動湧出的浪，這個問句也毫無來由地從我嘴巴吐出來。

「用鱗片。」小海的眼睛裡終於充滿海水，卻鹹得像我嚐過的那些魚飼料。

小海以前不是那樣的，老實說，我清楚記得當時的小海是怎麼樣的。你有沒有經歷過某種時期，因為太快樂了，於是在當下便拚命記住所有細節。一直以來都是如此，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都快樂過頭了，根本來不及發現生命如此脆弱，她便已經離去。

小海在楊子青的魚缸降下大雨，卻在露水未乾的清晨悄悄消失。千萬隻金魚

還在河流、溪水、池塘裡嬉戲，楊子青卻始終等在小小的魚缸裡，等待有人能像小海那樣在魚缸上方降下大雨，鼓譟脆弱的生命。

對楊子青來說，她就是海，美好的洋。對我來說，她是一道細緻的刮痕，她親手用鱗片在我的十七歲裡鑿出一隻金魚，在沒有光的地方深深地閃爍。

我依然想念如氯水般刺鼻的三月正午。